

辛稼軒詩中的佛道儒面向

王雅雍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專班生

摘要

文學家辛棄疾以詞名世，但其詩作數量稀少，探究其因，除文集佚失的關係外，前人尚有「天分偏嗜」、「避謗戒詩」等不同說法；而以其詩的內容來觀察其對於作詩之心態，確有刻意「不事詩」的可能，然稼軒對詩的重視亦顯現在他的詩作中，無庸置疑。

稼軒詩的風格泰半是平易樸實、「語拙意真」，喜學陶淵明、邵康節、白居易，亦具有宋詩普遍的說理傾向，並時用典故；然亦有情景交融的麗句。而當稼軒遭遇仕途之坎坷、同僚之誣陷，往往以詩來寄情遣懷，特別容易從中看出其具有佛、道、儒的三種思想面向，而探析至最後，可以發現其自我認同仍舊是儒家，只是稼軒不自覺地融入了老、莊、陶甚至是佛學思想。

稼軒詩的價值，在於毫不掩飾地展現其人格特質與思想的多元面向，讓讀者直接看見其人生的矛盾與遺憾，以及其內心最深的嚮往。

關鍵詞：辛棄疾、稼軒詩、語拙意真、佛、道、儒

一、前言

辛稼軒在世即以創作長短句享有盛名，門人范開於其四十九歲時便輯成《稼軒詞甲集》¹，且在稼軒六十四歲前陸續出刊乙、丙、丁集共四卷，²皆為明證。此後八百多年的時間，稼軒詞廣為傳誦，達六百二十餘首之多，居兩宋词人之冠；南宋當代即有仿效稼軒詞風者，如劉過、劉克莊；後世研究稼軒詞者亦眾，近代更有多位學者，如辛啟泰、陳思、梁啟超、梁啟勳、鄭騫、鄧廣銘、顏崑陽、辛更儒等，³未曾間斷。

相對於稼軒詞的光芒璀璨，稼軒的詩與文相形黯淡，尤其是詩。因《稼軒集》佚失，⁴後世之人只能多方蒐羅輯錄，以窺全貌。清人辛啟泰《稼軒集鈔存》，即從《永樂大典》、類書、方志輯得稼軒詩一百二十首，文三十一篇，並補遺五十首詞⁵。後之研究者依據新出土資料所進行之刪補，無不本此。稼軒之詩，即使今人辛更儒先生考

¹ 范開〈稼軒詞序〉：「淳熙戊申元日，門人范開序。」「淳熙戊申」即淳熙十五年（1188），稼軒四十九歲。

² 見鄭騫：《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頁745。

³ 清人辛啟泰著有《稼軒先生年譜》、《辛稼軒集抄存》、清人陳思著有《稼軒先生年譜》，梁啟超著《辛稼軒先生年譜》，後人並出版《梁啟超手批稼軒詞》，梁啟勳著《稼軒詞疏證》，鄭騫著《稼軒年譜》、《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鄧廣銘著《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顏崑陽著《蘇辛詞》，辛更儒則於鄧氏之基礎上編著《辛棄疾集編年箋注》。

⁴ 辛更儒在《辛棄疾集編年箋注》自序云：「雍正《山東通志》卷三四曾載辛棄疾《稼軒集》十卷。可以證知，在清初尚未佚失。……但有此記載，則可以證明，《稼軒集》的失傳，大約就在清朝的初期。」（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1。

⁵ 詳見辛更儒：《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23。

據增補至一百四十首，⁶仍與詞作數量相差近四倍。是否稼軒在詩的創作上本就少於詞？此不得而知，然各種文獻顯示，文人多半認為稼軒「詩不如詞」，原因則是由於「天分偏嗜」。果真稼軒沒有作詩的天賦嗎？今已有研究者針對稼軒「詩不如詞」之現象進行探討，從稼軒言詩的詞作中發現稼軒其實對「詩」十分重視，卻由於「胸中今古，只用資為詞」、「避謗」而「戒詩」，才導致詩作數量遠不如詞。⁷

辛鐵英則將稼軒詩的寫作範疇作整理，歸類為：詠史懷古、詠物、即事感懷、唱和、描寫日常生活、游歷六項，並以風格區分辛詩與辛詞的不同，⁸但並未觸及稼軒詩的思想核心究竟為何。程正宇及甘松則已觸及稼軒詩所蘊含的思想性情與內心世界，並對於詩中的理趣、諧趣與揣摩前人詩風有所著墨，⁹卻令人感到意猶未盡。

回到前述，稼軒詩不如詞之現象乃其有意「避謗戒詩」的結果，此種情境下，稼軒如何看待自己的詩作？他是否在自己的詩裡透露對於作詩的想法？

⁶ 辛更儒：《辛棄疾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卷一、卷二收稼軒完整詩作一百四十首，佚詩一聯，較《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卷2581-2582，頁29996-30016。）所收者少十首，另有二首為《全宋詩》所無。

⁷ 以下三篇論文對稼軒的詩詞偏重問題均有討論，(1)張馨心〈稼軒詩不如詞現象探論〉，《甘肅社會科學》期刊2007年第6期，頁133-135。(2)鞏本棟〈作詩猶愛邵堯夫——論辛棄疾的詩歌創作〉，《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98-106。(3)鞏本棟〈論辛棄疾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情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年3月，頁91-116。

⁸ 詳見辛鐵英：〈辛棄疾詩歌探微〉，《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10年，頁83-86。

⁹ 詳見程正宇、甘松：〈辛稼軒詩心探微〉，《咸寧學院學報》第26卷第1期，2006年，頁52-53。

明代毛晉《宋六十名家詞》〈稼軒詞跋〉一文曰：「蔡元工於詞，靖康中陷虜庭。稼軒以詩詞謁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晚年卜築奇獅，專工長短句，累五百首有奇。」這是沿用南宋陳模《懷古錄》的說法，但稼軒早在晚年定居期思（即奇獅）瓢泉之前，即以詞名世，詞作結集成冊，非晚年才專工。稼軒於年少時即得到名家指點並嶄露作詞才華是可能的，而其是否因年少時長者的評論，即限定自己的寫作方向？南宋劉辰翁說：「顧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為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¹⁰鞏本棟則認為稼軒「不事詩」的原因，「除了其才性、情趣和師承等因素……又與詞人的文體觀念，即對詞體的尊重密切相關」。¹¹如若稼軒「不事詩」的說法成立，其在有意戒詩的情形下所寫出的 一百四十首詩，必定有著特殊的意涵。這些詩代表何種意義？宋人以詞為小道，然詞實乃當時的主流文學，此種背景下，何種遭遇使稼軒不得不為詩、或者意欲為詩？而中國文人一向以詩言志，那麼稼軒詩說明了什麼樣的志？有什麼樣的思想內涵在其中？是否比他的詞更清楚地「明志」？這些即是本文嘗試討論之處。

二、稼軒詩中論詩與詩風

撇開稼軒對詞的看法不談，從稼軒自己的詩來析探他對詩的態度，應是更為真實的。例如，詩題為〈「信筆」

¹⁰ 辛更儒：《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4。

¹¹ 鞏本棟：〈論辛棄疾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情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年3月，頁91-116。

」再和二首〉，可以想見對稼軒來說，詩是隨手拈來即可得，不需費心推敲，寫詩是一種自然的習慣；或許稼軒詩作數量並不少，只是刻意不整理刊刻，不對外發表。他喜歡讀詩，「朝陽照屋小窗低，百鳥呼簷起更遲。飯飽且尋三益友，淵明康節樂天詩。」¹²在詩中謂陶淵明、邵康節、白樂天的詩為「三益友」，更透露出稼軒欣賞的詩風是以此三人為準則。

首先是陶淵明，稼軒的詩詞中提及陶淵明或化用陶詩之處不勝枚舉，亦常以淵明比擬自身境況，「慕陶學陶」¹³有目共睹，陶淵明是其思想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再者是邵康節與白居易，《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擊壤集提要》：「邵子之詩，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絕意世事，不復以文字為長，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脫然於詩法之外。」這段話正好羅列了「淵明康節」二人，表明了邵康節雖為理學家，但寫詩風格顯然是如白居易般平易近人，強調其作詩重「意」不重文，不可以尋常詩法框限；而兩者同是稼軒所欣賞之詩人，也就不難想像稼軒詩所呈顯的風貌。

而稼軒在詩中亦曾言「剩喜風情筋力在，尚能詩似鮑參軍」；¹⁴陸游詩亦盛讚「稼軒落筆凌鮑謝」，可見稼軒不只欣賞鮑照之詩，更是以之為寫詩標竿，希望自己的詩句能如當代便享盛名的鮑照一般，或許是傾慕李白所言鮑

¹² 辛更儒：《辛棄疾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11月）第一冊，卷二，頁101，〈鶴鳴偶作〉。以下辛稼軒詩文詞皆依此本，僅注篇名、冊數、卷數、頁數。

¹³ 參見蔡惠文：〈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之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專論文，2012年。

¹⁴ 〈和任帥見寄之韻其三〉，第一冊，卷一，頁48。

參軍的「俊逸」，或許是景仰鮑照詩能自創新意，都代表稼軒對自己的詩有頗高的期許。

然而稼軒也曾坦承自己作詩缺乏才思：「詩肩想見高如舊……自知才思不如君。」¹⁵這是與他人相較而生的想法；而另一首〈題前岡周氏敬榮堂〉詩最末則云：「我詩聊復爾，語拙意則真。此書君勿嗤，倘俟採詩人。」¹⁶說自己的詩「語拙」，但要緊的是「意真」；末句雖流露詩篇能傳諸後世的信心，但對自己的詩，態度總是有所保留，擔憂不獲欣賞。又有詩云：「且鎖君詩怕飛去，從人喚我虎頭癡。」¹⁷見著一首好詩，愛惜如此。與友唱和酬詩，言「我無妙語酬春事，慚愧新歌值鳳吹」，¹⁸自承詩句不夠佳妙，配不上朋友的詩，這或許是自謙之詞，而以詩人坦蕩的性格來說，或許更反映了某種真實。其〈佚詩一聯〉又云：「酒腸未減長鯨吸，詩思如抽獨繭絲」，不單比喻自己酒量之大，更道出自己寫詩是如抽絲般耗費時間。「可惜黃花逢令節，尊中酒燥筆頭枯」，¹⁹面對重陽佳節美景，無酒可飲，腸思枯竭，這又表明了在某種情境下，作詩對稼軒來說並非易事。其〈水調歌頭〉小序云：「提幹李君索余賦〈秀野〉、〈綠繞〉二詩，余詩尋醫久矣，姑合二榜之意，賦〈水調歌頭〉以遺之。」²⁰「詩尋醫」意謂「不作詩」，為何會如此？從以上詩人在自己「詩中論詩」之言看來，稼軒自覺不擅詩是有可能的。²¹

¹⁵ 〈和前人觀梅雪有懷見寄〉，第一冊，卷二，頁 126。

¹⁶ 第一冊，卷二，頁 129-130。

¹⁷ 〈和人韻〉，第一冊，卷二，頁 128。

¹⁸ 〈趙文遠見和用韻答之〉，第一冊，卷二，頁 167。

¹⁹ 〈鶴鳴亭絕句四首其三〉，第一冊，卷二，頁 196。

²⁰ 第三冊，卷八，頁 784。

²¹ 鞏本棟：〈論辛棄疾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情趣〉文中認為，稼軒拒絕李氏索詩，更主要的原因是「詞人的文學觀念問題」，亦即為了「避謗」。

即便如此，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早已言及稼軒詩的佳妙：

稼軒五言絕句〈元日〉云：「老病忘時節，空齋曉尚眠。兒童喚翁起，今日是新年。」〈偶題〉云：「黃花眼倦開，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將病來。」七言云：「錯處真成九州鐵，落時能得幾鉤絲？」「酒腸未減長鯨吸，詩思如抽獨繭絲。」皆佳句，然為詞所掩。²²

稼軒詩的佳句遠不只上列寥寥數句，尚有許多波瀾壯闊之句，鞏本棟所謂「雄渾闊大的景物」、「陽剛之美」、「雄奇剛健之美」，如：「怒濤千里破空飛，洗盡青衫輦路泥」²³的氣勢驚人、壯志凌雲；「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²⁴是何等豪氣干雲；「千章古木陰濃處，萬卷詩書讀盡時。」²⁵此語不僅志氣豪邁，還深具歷史之感。辛詩還有許多情韻優美之句，即鞏本棟所謂「細約優美的事物」、「陰柔之美」、「深婉細約之美」，²⁶像是：「春雨晝連夜，春江冷欲冰。清愁殊浩蕩，暮景劇飛騰。」²⁷「暖日晴風晚蝶忙，平林先著夜來霜。」²⁸細膩的景致無

²² 引自辛更儒：《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5-106。

²³ 〈和周顯先韻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一，頁12。

²⁴ 〈送別湖南部曲〉，第一冊，卷一，頁13。

²⁵ 〈玉真書院經德堂〉，第一冊，卷二，頁147。

²⁶ 鞏本棟：〈論辛棄疾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情趣〉中論辛之審美情趣，對壯美與優美同樣鍾情，並且往往將二者糅合在一篇作品之中。

²⁷ 〈第四子學春秋，發憤不輟，書以勉之〉，第一冊，卷一，頁62。

²⁸ 〈和周顯先韻二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11。

不充溢著詞的婉約柔美。「玉女峰前一櫂歌，煙鬟霧鬢動清波。遊人去後楓林夜，月滿空山可奈何？」²⁹寫山峰宛若玉女，想像夜晚玉女的孤寂，畫面唯美，引人遐思。「神仙萬里乘風去，更度槎枒箇樣橋。」³⁰寫出神仙過橋的飄逸姿態。「黃菊尚遲三日約，碧桃已作十分開。洞天春色非人世，不記銀河第幾回。」³¹寫花如寫人，描景如仙境。「秋色無多誰占斷？長廊西畔佛桑花。」³²同前例之詩合觀，稼軒寫花乃箇中高手。

「說理」本為宋詩特點之一，稼軒詩亦與詞一般，大量使用理語、瘦語，明徵古人作品、暗用古籍掌故，且富含議論之理趣，³³〈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去類石〉為一顯例：

兩峰如長喉，有石鯁其內。千金隨侯珠，磊落見微類。
何言西子美，捧心作顰態。夷齊立著肩，欲問使分背。
小虧或大全，知惡及真愛。堂堂老充國，荒尋得幽對。
朝夕與山語，俯仰彌三載。謂我知子心，茅塞厭蒼藟。
有美玉於斯，雕琢那可廢。芝蘭生當戶，雖芳亦芟刈。
邑有從事賢，聞之重慷慨。太清點浮雲，誰令久滓穢！
指揮俄頃間，急雨破春塊。開豁喜新辟，偏仄忘舊礙。
得非神禹手？勇鑿恥不逮。又如持金篦，刮膜生美眜。
渠言農去草，見惡佩前誨。主人吟古風，格調劇清裁。
我評此章句，真是杜陵輩。入蜀腳未定，欲擲石筍退。
火與金水同，其石為鑠燂。勸君莫放手，玉石恐俱碎。

²⁹ 〈遊武夷作櫂歌呈晦翁十首其三〉，第一冊，卷一，頁 67。

³⁰ 〈遊武夷作櫂歌呈晦翁十首其五〉，第一冊，卷一，頁 69。

³¹ 〈壽朱晦翁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一，頁 81。

³² 〈郡齋懷隱庵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一，頁 84。

瘦，割之命隨潰。此石幸勝之，此舉君勿再。姑置
毋多談，俱想增勝概。會當攜酒去，物理剖茫昧。
此邦劉知道，光焰文章在。今將清風峽，與巖傳百
代。³⁴

稼軒一開始便說這石筍「如鯁在喉」，以「隨侯之珠」、「西子捧心」來比喻此石筍的瑕疵，凸顯它存在的意義在於「渾然天成的不完美就是完美」，又說此石隔開似伯夷叔齊的兩座山峰，究竟它是「小虧或大全」？就看人的態度是「知惡」或「真愛」，這正是論理之句。接著敷寫趙晉臣的心態，說他大概是覺得自己三年來「朝夕與山語」，所以懂得山的想法，認為山不喜《孟子》裡那樣被草木「茅塞之矣」；直引《論語》「有美玉於斯」，說趙以為山是想要被「雕琢」的，而那「類石」雖似美好的芝蘭，但若擋住門戶就該鏟除，也就像《世說新語》裡「滓穢」「太清」的浮雲般礙眼；所以一下子地方官吏就如同擁有神力的禹那樣大刀闊斧加以挖鑿，惟恐來不及。這種作法好比佛經裡的盲人為了治眼睛而讓醫生用「金篦」刮眼膜，他們說農夫去除雜草就是這樣。接著說趙晉臣的詩「格調清裁」，但是此次作為卻像杜甫初入蜀那般想要移除石筍。勸趙晉臣不要再放手大肆開鑿山林，以免「玉石俱碎」、「割瘦命潰」。幸好石筍尚在，千萬別再有這種舉動，不妨暫且擱置，我們都是想增加美好的風景，不妨一同攜酒欣賞。最後請趙晉臣效法此地前賢劉惔，保留美好的清風峽與積翠巖給後世之人。

由此長篇可見稼軒護石心切，引證敘事論理一氣呵成

³⁴ 第一冊，卷二，頁 174-175。

，正如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云：「詞有襲前人語而得名者，雖大家不免。如……幼安『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等句，惟善於調度。正不以有藍本為嫌。」³⁵同樣地，稼軒此詩「藍本」雖多，卻因「善於調度」，故恰恰合於主題，增強了說服的力道。

那麼稼軒的詩與詞差異何在？就題材而言，詩少有「撫時感事之作」（毛晉語），亦少有「文字婉約含蓄」者；多半直抒讀書與生活的所思所感，以及與親友、僧人往來唱和。綜觀其詩，往往作於不吐不快，如前所引之〈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去類石〉，暢快淋漓；而無論是讀書所發的議論、對生命的主張，都直接抒發而毫不避諱，擁有不必強解的真實力量，如〈哭十五章〉：「哀哉天喪予，老淚如傾河」、「送汝已成人，行路已悲愕」、「淚盡眼欲枯，痛深腸已絕」、「我痛須自排」、「悲深意顛倒」等句，直抒胸中喪兒悲痛，面對這人生重大打擊，稼軒選擇以詩來表達、來傾訴，可能是因為詩的嚴肅性，也可能是因為詩在當時文人心中的地位還是高過於詞。

稼軒多數的詩「語拙意真」（見前述〈題前岡周氏敬榮堂〉詩），這也是因為他有意效仿邵堯夫的平易詩風，〈有以事來請者，效康節體作詩以答之〉、前述之〈鶴鳴偶作〉二詩裡，都已明白表達。〈讀邵堯夫詩〉更說：「作詩猶愛邵堯夫」，而最妙的莫過於後頭的「若論老子胸中事」一句，下接「除卻溪山一事無」，此二句自況之語真是再拙再真不過了。「小亭獨酌興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

³⁵ 辛更儒：《辛棄疾資料彙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42-343。

四面青山圍欲合，不知愁自那邊來。」³⁶稼軒言愁之詩極少，一旦言愁卻是直截了當，使人深刻感受到莫名而來的那份愁緒。在〈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他曾激動道：「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³⁷此句與「有時思到難思處，拍碎闌干人不知」³⁸相對照，處於登臨當下時的那番激動心情，使稼軒把欄干拍遍；而在家居時節回憶往事，卻比年輕時的情緒起伏更大，竟致「拍碎」欄干！詩的描述比詞更加痛快淋漓，這也就是「語拙」而更顯「意真」之所在。

三、坎坷的仕途

由於稼軒之詩「語拙意真」，更容易使人窺見其中所蘊涵的思想面向。而在探討稼軒詩的思想面向之前，必須了解稼軒的人生軌跡。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稼軒二十三歲由金歸宋，深入金營斬叛將之首；時正值孝宗銳意恢復之際，稼軒不但受召入宮議事，並作多篇政論上奏，加上宰相葉衡力薦，且多次平盜有功，稼軒得展政治長才，有望實現恢復中原的大志。³⁹然事與願違，據辛更儒《稼軒先生辛棄疾年譜》，⁴⁰此後二十年間稼軒仕宦轉徙江皖兩湖，多達十五處。淳熙八年（1181）四十二歲時，因御史王藺彈劾他「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⁴¹而落職，接著於江西上饒帶湖家居不仕長達十年；直至紹熙二年（1191）五

³⁶ 〈鶴鳴亭獨飲〉，第一冊，卷二，頁 194。

³⁷ 第二冊，卷六，頁 559。

³⁸ 〈鶴鳴亭絕句四首其一〉，第一冊，卷二，頁 194。

³⁹ 同註 35，元·脫脫：《宋史·辛棄疾傳》，頁 170-173。

⁴⁰ 見《辛棄疾集編年箋注》第五冊，頁 1855-2178。本文述及辛棄疾生平與作品編年皆係依據此年譜。

⁴¹ 同註 35，元·脫脫：《宋史·辛棄疾傳》，頁 173。

五十二歲，才起為福建提刑，隔年赴任，五十五歲再因臣僚論列而罷福建帥任，此後到六十三歲，於江西鉛山瓢泉家居未仕八年之久；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歲的晚年，方重獲起用，而即使已屆老病之暮年，稼軒任官仍是戮力從公，屢次上疏奏請改革行政。其後四年又歷經了三次調任與兩次貶官，起起落落，稼軒終於決定不再受命，離世前數月，上章辭免兵部試郎，歸家。病危之際又蒙升職，未受命而卒。

根據「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⁴²的統計，稼軒於仕宦二十七年間歷任高達二十八項之多的官職，扣除同時兼任的職位，平均在任僅一年，至長三年；除調職外，往往因被彈劾而落職⁴³，異動頻繁，多番起落，坎坷至極。而其官職多為外派的地方官或者某一路的監察官，無法參與朝廷大事，更無法實現收復故土的夙願，壯志難伸。這樣的人生遭遇，真實反映在詩作上。

寓居帶湖初年的〈偶作〉云「善人何少惡人多？」⁴⁴是屢受誹謗，世間路難行的感嘆。「人生憂患始於名，且喜無聞過此生。卻得少年耽酒力，讀書學劍兩無成。」⁴⁵

⁴² 中研院史語所、哈佛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歷代傳記人物資料庫（CBDB），<http://db1.ihp.sinica.edu.tw/cbdb/cbdbkm?@17^92661121^107^^1^1@@2015582389>，瀏覽日期：2017年12月3日。

⁴³ 黃全彥：〈辛棄疾究竟是不是貪官〉一文探討稼軒的經濟生活與其被罷職的原因，從南宋官吏收入與稼軒詞的內容兩方面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為「辛棄疾一生三起三落，屢遭彈劾，原因不在於他有什麼貪汙受賄等經濟問題，而在於辛棄疾和當時的士風不合，最終成為官僚體制的犧牲品。」這不合指的便是他的主戰抱負與反貪作風。中州學刊第164期（2008年3月），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頁202-206。

⁴⁴ 第一冊，卷一，頁21。

⁴⁵ 〈偶題三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22。

是面對現實政治的灰心喪志；而「自古蛾眉嫉者多，須防按劍向隨和。此身更似滄浪水，聽取當年孺子歌。」⁴⁶何嘗不是小人糾纏的煩惱？稼軒卻表明自己並不畏懼，亦不放棄。「人間正覓擎天柱，無奈風吹雨打何。」⁴⁷在詠景之中表達人間需要正義，卻又往往感到無奈的心境。「是非得失兩茫茫，閑把遺書細較量。掩卷古人堪笑處，起來摩腹步長廊。」⁴⁸在令人感到茫然的時刻，想從古書裡得到指引，卻發現「古人堪笑」，而且笑到需要「摩腹」，無奈中兼有詼諧的一首詩。前人論及稼軒面對政治上的批評，往往以「憂讒畏譏」四字概括其仕宦心態，而從稼軒詩來觀察，詩人對於所遭受的議論或毀謗，困擾有之，無奈有之，倒是不見畏懼之情。

在令人感到茫然的時刻，想從古書裡得到指引，卻發現「古人堪笑」，而且笑到需要「摩腹」，無奈中兼有詼諧的一首詩。前人論及稼軒面對政治上的批評，往往以「憂讒畏譏」四字概括其仕宦心態，而從稼軒詩來觀察，詩人對於所遭受的議論或毀謗，困擾有之，無奈有之，倒是不見畏懼之情。⁴⁹「十頃芰荷三徑菊，醉鄉容我住無何」⁵⁰顯見喜酒不喜茶，自古文臣武將藉酒消愁始終如一，更何況兼具此二重身分，人稱「辛帥」的稼軒。「由來千鍾酒，不如七椀茗。……且酌庵中人，來遊歌噉肯。」⁵¹開頭雖說茶比酒好，末了仍以飲酒作結。「春酒頻開赤印

⁴⁶ 〈再用韻〉，第一冊，卷一，頁 20。

⁴⁷ 〈遊武夷作權歌呈晦翁十首其七〉，第一冊，卷一，頁 72。

⁴⁸ 〈讀書〉，第一冊，卷二，頁 114。

⁴⁹ 〈詠雪〉，第一冊，卷一，頁 38。

⁵⁰ 〈和任帥見寄之韻三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46。

⁵¹ 〈和鄭舜舉蔗庵韻〉，第一冊，卷一，頁 42。

灰，一尊忘我更忘骸」，⁵²是標準的借酒消愁。寓居帶湖時所作〈即事示兒〉：「有酒無餘願，因閑得此心。」其嗜酒若此。稼軒曾因病止酒，亦只是一時，晚年有詩云：「強留客飲渾忘倦，已辦官租百不憂。」⁵³就算不憂，也還是要飲酒。

宦海幾度浮沉，稼軒早有歸隱之志，「此心一似篆煙灰，好向君王早乞骸。」⁵⁴落職閒居之時，動了退隱之念。知福州時因臣僚言其「殘酷貪饕，奸賊狼藉」而被罷官，〈書清涼境界壁二首其一〉：「從今數到七十歲，一十四度見梅花。何況人生七十少，云胡不歸留此耶？」⁵⁵對政治心灰意冷，生出不如歸去之意。從題名亦知其時常留連佛寺。晚年〈感懷示兒輩〉則云：「窮處幽人樂，徂年烈士悲。歸田曾有志，責子且無詩。舊恨王夷甫，新交蔡克兒。淵明去我久，此意有誰知？」⁵⁶表達雖因赴詔陳用兵北伐之利，再獲起用，然萌生退意已久，總不忘歸隱之願。隱或不隱終究由不得自己，故而在詩的創作中，稼軒流露出不同面向的處世哲學。

四、佛境與禪修

兩宋以來佛學興盛，士人參禪蔚為風氣，稼軒亦然，稼軒亦然，他常到佛寺，喜好參禪。⁵⁷根據辛更儒考證，

⁵² 〈信筆再和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一，頁 57。

⁵³ 〈偶作三首其一〉，第一冊，卷二，頁 206。

⁵⁴ 〈信筆再和二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56。

⁵⁵ 第一冊，卷一，頁 85。

⁵⁶ 第一冊，卷二，頁 180。

⁵⁷ 釋依空：〈稼軒詞中的佛學情境〉一文對兩宋士大夫、理學家參與佛學的情形有概括羅列，《普門學報》第 25 期，2005 年，頁 181-207。

至晚於 1176年所作的〈送悟老住明教禪院〉⁵⁸一詩即表明，稼軒與圓悟禪師為友，並對其風範與法語推崇備至，那時他才三十七歲。〈郡齋懷隱庵二首其二〉：「空山鐘鼓梵王家，小立西風數過鴉。」⁵⁹稼軒於寺院內感受秋色，亦可見其時常駐足寺廟內。詩名中出現佛寺、佛經者不在少數，「明教禪院」、「清涼境界」、「金相寺淨照軒」、「壽寧寺」、「圓覺經」、「天保庵」，這些都說明了稼軒與佛、禪的親近。

〈有以事來請者，效康節體作詩以答之〉一詩，雖言「效康節體」，當中詩句「鏡太明時易受塵」，⁶⁰卻是化用了神秀的詩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稼軒於詩中談禪，充滿嚮往之情，如同一心向學的用功學生，例如〈和楊民瞻韻〉：「拄杖閑題祖印來，壁間有句試參懷。」⁶¹〈醉書其壁二首其一〉：「頗覺參禪近有功，因空成色色成空。色空靜處如何說？且坐清涼境界中。」⁶²〈題金相寺淨照軒詩〉：「淨是淨空空即色，照應照物物非心。請看窗外一輪月，正在碧潭千丈深。」⁶³稼軒寫詩記錄參禪所悟，與佛法同在的情境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稼軒亦曾以維摩詰自擬，〈黃沙書院〉詩題下云「欲以維摩庵名之」，詩云：「隱几南窗萬念灰，只疑土木是形骸。柴門不用常關著，怕有文殊問疾來。」⁶⁴「文殊問疾」

⁵⁸ 〈再用韻〉，第一冊，卷一，頁 20。

⁵⁹ 〈遊武夷作權歌呈晦翁十首其七〉，第一冊，卷一，頁 72。

⁶⁰ 〈讀書〉，第一冊，卷二，頁 114。

⁶¹ 〈詠雪〉，第一冊，卷一，頁 38。

⁶² 〈和任帥見寄之韻三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46。

⁶³ 〈和鄭舜舉蔗庵韻〉，第一冊，卷一，頁 42。

⁶⁴ 第一冊，卷一，頁 54。

除字面之義，亦透露出稼軒欲求佛法以為人生困境之解藥。帶湖新居落成時所作之〈新居上梁文〉也提到維摩詰菩薩：「拋梁上，虎豹九關名莫向。且須天女散天花，時於維摩小方丈。」⁶⁵隱隱可察覺稼軒是以維摩詰居士作為修行的典範。

〈第四子學春秋，發憤不輟，書以勉之〉一詩，雖是勉勵兒子辛穉苦讀，卻多半寫自身處境與感受：「身是歸休客，心如入定僧。」⁶⁶套用神秀詩偈的句型；「歸休」是因，「入定」是果，但畢竟是「如」，相似而已，若真已「入定」，便不會有「書以勉之」這樣的念頭了。而因為參禪是稼軒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遇到需要解釋的名物時，自然出現這樣的說明文字：「戲為偈語二首釋之」。⁶⁷

稼軒生於重午後五日，寫於生日前五天的〈重午日戲書〉云：「萬事有為須有盡，此身無我自無窮。」⁶⁸從念佛經、參禪中，稼軒獲得情感的排遣與安慰。在向友人賀壽的詩中有「天孫錦字織雲煙，來向紅塵了世緣」⁶⁹這樣的句子，說明佛教因緣之說亦深植稼軒心中。

然稼軒不是對所有佛書等量齊觀，時宋孝宗親為《圓覺經》作注，他卻毫不避諱的寫下對《圓覺經》的看法：「圓覺十二菩薩問，吾取一二餘鄙哉！若是如來真實語，眾生卻自勝如來。」（〈戲書圓覺經後〉）「二十五輪清

⁶⁵ 第二冊，卷五，頁 420-421。

⁶⁶ 第一冊，卷一，頁 63。

⁶⁷ 〈題福州參泉〉詩題下云：「參非三字。以參為三，俗學之說。……因戲為偈語二首釋之。」

⁶⁸ 第一冊，卷二，頁 91。

⁶⁹ 〈壽趙守〉，第一冊，卷二，頁 92。

清淨觀，上中下期春夏齋。本來欲造空虛地，那得許多纏繞來？」（〈讀圓覺經〉）⁷⁰此二詩對於佛祖菩薩看似語涉不敬，但從中亦可一窺稼軒學佛的心得：眾生具有佛性，太注重繁複的儀式反而與佛法相違。研究者釋依空則認為「稼軒對《圓覺經》的理解，更契合六祖惠能直指人心的本意。」⁷¹

晚年〈題桃符〉詩云：「身為參禪老，家因赴詔貧。」說自己因為參禪以致身體衰老，可見稼軒參禪次數隨著年歲漸增，然「老」字除了肉身衰老，也隱含其對於參禪一事感到耗費心神；後句說赴天子之詔反使家貧，惜本詩只傳此一聯，無從得知下文。六十七歲時所作〈丙寅九月二十八日作明年將告老〉詩，不再僅是其中某一詩句有禪佛，而是以整首詩來表達對成佛的嚮往：「漸識空虛不二門，掃除諸幻絕根塵。此心自擬終成佛，許事從今只任真。有我故應還起滅，無求何自別冤親？西山病叟支離甚，欲向君王乞此身。」⁷²稼軒此時離佛法又更近了些。六十八歲又有詩云：「功名此去心如水，富貴由來色是空。便好洗心依佛祖，不妨強笑伴兒童。」⁷³此為同題三首之其二，其一云「愁來只用道消磨」，其二則云「依佛祖」，顯見稼軒將佛道均視為修養身心之依據，地位並無高下不同。然詩中「強笑」一語，顯見皈依佛門的無奈，修行似是不得不的選擇，終究離悟道差了一步。釋依空所言「士大夫

⁷⁰ 第一冊，卷二，頁 111-112。

⁷¹ 釋依空：〈稼軒詞中的佛學情境〉，《普門學報》第 25 期，2005 年，頁 185。

⁷² 第一冊，卷二，頁 192。

⁷³ 〈丁卯七月題鶴鳴亭三首其二〉，卷二，頁 203。

縱然不信佛教，並不表示不受佛學影響」，誠為至語。⁷⁴

五、道與隱逸

除學佛參禪以外，道家思想也是稼軒排解憂思的途徑，「百憂常與事俱來，莫把胸中荊棘栽。但只熙熙閑過日，人間無處不春臺。」⁷⁵化用《道德經》第二十章「絕學無憂……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勸解自己看開。晚年〈偶作其三〉云「老去都無寵辱驚」，⁷⁶心境自是更為不同。「人言大道本強名，畢竟名從有處生。昭氏鼓琴誰解聽？亦無虧處亦無成。」⁷⁷短短七言絕句，不但化用《老子》：「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還蘊含《莊子·齊物論》：「是非之彰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是稼軒對於「有無」在內心作的一番思辨。

《莊子·徐無鬼》言「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而稼軒卻說「隱几南窗萬念灰，只疑土木是形骸。」⁷⁸心確實可若死灰；當心灰意冷時，感覺自己好似泥雕木偶一般。「塵埃野馬知多少？擬倩撩天鼻孔吹」⁷⁹，「塵埃野馬」出自《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稼軒以此二句詩來比喻自己期盼飛升的心情。

⁷⁴ 釋依空：〈稼軒詞中的佛學情境〉，《普門學報》第25期，2005年，頁182。

⁷⁵ 〈即事其二〉，第一冊，卷一，頁19。

⁷⁶ 第一冊，卷二，頁209。

⁷⁷ 〈偶題三首其二〉，第一冊，卷一，頁23。

⁷⁸ 〈黃沙書院〉，第一冊，卷一，頁55。

⁷⁹ 〈傳巖叟見和用韻答之〉，第一冊，卷二，頁168。

閒居帶湖初年所作的〈哭 十五章〉，明知「達者齊殤彭」，欲以「齊物」思想解慰喪子之痛，可嘆自己做不到。楊涵茹曾論稼軒接受莊學思想之原因，乃因閒退生活帶來多元思維，⁸⁰而由這組悲慟欲絕的詩作看來，詩人殤早夭之兒亦是接受莊學的重大原因之一。

〈再用韻〉：「欲把身心入太虛，要須勤著淨功夫。古人有句須參取，窮到今年錐也無。」⁸¹面對帶湖家居慘遭祝融，仍能以道家思想作詼諧語，火災帶來的「貧無立錐之地」，乃是修行「入太虛」的「淨功夫」。〈和趙昌父問訊新居之作〉：「疇昔人憐翁失馬，只今自喜我知魚。」⁸²回應朋友詢問新居之事，還是回以莊子之語，顯現內心的豁達。稼軒哀悼好友陳同父，言「同父之才……莊周李白，庸敢先鞭！」⁸³以莊周李白比擬其才華，可見莊子在稼軒心中的地位。寫給友人的信上說「竿牘小夫之智，莫抒誦言」，⁸⁴語出《莊子·列禦寇》。〈再用儒字韻二首其二〉：「是是非非好讀書，莫將名實自相誣。由來廢冢誰為者？詩禮相傳大小儒。」⁸⁵〈諸葛元亮見和復用韻答之〉：「大儒學禮小儒詩，聽取臚傳夜控頤。事出肺肝人易見，道如飲食味難知。此生能著幾緇屐，何處高懸一縷絲。卻笑空山頑老子，年來堪受八風吹。」⁸⁶兩次使用了《莊子·外物》裡兩名儒生盜墓的故事。稼軒之詩

⁸⁰ 楊涵茹：〈論稼軒詞於瓢泉時期對莊學思想的接受與體會——兼論其中所呈顯之生命意態〉，《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23 期，2010 年 4 月，頁 189。

⁸¹ 第一冊，卷二，頁 95。

⁸² 第一冊，卷二，頁 97。

⁸³ 〈祭陳同父文〉，第二冊，卷五，頁 435。

⁸⁴ 〈賀袁同知啟〉，第二冊，卷五，頁 442。

⁸⁵ 第一冊，卷二，頁 118。

⁸⁶ 第一冊，卷二，頁 170。

詩隨處可見莊子的蹤跡。

不明用老莊典故的詩，詩心也隱含著老莊，「掃跡衡門下，終朝抱膝吟。貧須依稼穡，老不厭山林。」⁸⁷「卻把一杯堂上笑，世間多少噉名兒！」⁸⁸寫出回歸山林的恬淡，把酒笑看世間的灑脫。「舊時秋水醉吟者，且作西山病叟呼」，⁸⁹稼軒將居室命名「秋水」，⁹⁰亦是崇尚莊子的明證。「此心自擬終成佛，許事從今只任真。」任真自得的「真」，亦是老莊所強調的生命狀態。

〈和諸葛元亮韻〉：「偶泛清溪李郭船，路旁人已羨登仙。看君不似南陽臥，只似哦詩孟浩然。」⁹¹欣賞友人諸葛元亮不是痴等明主賞識之人，而是自在「棄軒冕」的吟遊詩人，意不在仕宦。稼軒的隱逸之心，更多的見諸對陶淵明的仰慕。陶淵明，這位隱逸詩人之宗，以歸隱田園實踐了莊子對自然的追求，以道家擺脫了人生的矛盾苦悶；⁹²稼軒不僅詞作處處可見其形影，占比達十一分之一，⁹³詩文亦然。〈新居上梁文〉說「望物外逍遙之趣，吾亦愛吾廬」，⁹⁴將淵明與道家逍遙形象重疊。「折腰曾愧五斗米」，⁹⁵以淵明自比；「十頃芰荷三徑菊」，⁹⁶流露東籬

⁸⁷ 〈即事示兒〉，第一冊，卷一，頁 59。

⁸⁸ 〈玉真書院經德堂〉，第一冊，卷二，頁 147。

⁸⁹ 〈鶴鳴亭絕句四首其三〉，第一冊，卷二，頁 196。

⁹⁰ 稼軒期思居處有「秋水堂」，或稱「秋水觀」。見辛更儒之箋注，第一冊，卷二，頁 197。

⁹¹ 第一冊，卷二，頁 106。

⁹² 詳見趙曉嵐：〈辛棄疾與道家〉，《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頁 53。

⁹³ 蔡惠文：〈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之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2年，頁 2。

⁹⁴ 第二冊，卷五，頁 420-421。陶淵明〈讀山海經〉：「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⁹⁵ 〈和趙直中提幹韻〉，第一冊，卷一，頁 40。

⁹⁶ 〈和任帥見寄之韻三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46。

種菊之情懷。〈書淵明詩〉：「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⁹⁷認為淵明的隱逸即是道。稼軒嗜酒也似淵明，不忘與之拚酒力：「飲酒已輸陶靖節，作詩猶愛邵堯夫」；⁹⁸陶詩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稼軒則云「淵明愛酒得之天，歲晚還吟止酒篇。日醉得非促齡具，只今病渴已三年。」⁹⁹因病止酒的稼軒仍是以淵明的止酒為前例榜樣。〈和前人觀梅雪有懷見寄〉：「相思幾欲扣停雲，抱疾還嗟老不文」，¹⁰⁰陶有〈停雲〉詩，稼軒有「停雲」堂。「池魚豈足較浮沉，丘貉何曾異古今」，淵明詩謂「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焉得溪南一丘壑？放船畫作歸來圖」¹⁰¹，此詩作於六十七歲辭官不赴之際，乃稼軒以淵明自喻的又一例證。辛棄疾以「稼」名軒，自號「稼軒」，又豈非追隨淵明歸田之意？

〈丁卯七月題鶴鳴亭三首其一〉：「莫被閒愁撓太和，愁來只用到消磨。隨流上下寧能免，驚世功名不用多。……疏簾竹簟山茶碗，此是幽人安樂窩。」¹⁰²六十八歲家居鉛山時作此詩，本年雖屢獲加官晉爵，然終不欲赴；心中放不下的國事之愁，便以「道」消磨，也早已不欲隨波逐流，不作功名念想。自擬「幽人」，卻也處之「安樂」，這是稼軒人生的最後一年。楊涵茹於其論文中說：「稼軒面對『小我』時，與莊學間有著強烈共鳴……但在面對『大我』

⁹⁷ 第一冊，卷一，頁 58。

⁹⁸ 〈讀邵堯夫詩〉，第一冊，卷二，頁 94。

⁹⁹ 〈止酒〉，第一冊，卷二，頁 97。

¹⁰⁰ 第一冊，卷二，頁 126。

¹⁰¹ 〈慶雲橋詩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二，頁 201。

¹⁰² 第一冊，卷二，頁 202。

時，其自幼即被灌輸的儒家功業觀念，令他對於保家衛國的思想早已是根深蒂固。」¹⁰³而在稼軒詩中能夠讀到的是，仕宦挫折、居家遭焚、新居落成、喪子……，舉凡人生的重大轉折時刻，都可以見到稼軒的道家書寫。

六、儒家的依歸

「怒濤千里破空飛」¹⁰⁴、「青衫匹馬萬人呼」¹⁰⁵，這番壯志激昂，在在令人聯想起稼軒曾被人誤為青兕一事，他原是一名驍勇有謀的將才，胸懷恢復中原的遠大抱負，這是他儒家的一面，也是他一生憤鬱難平的原因所在。「未能立得自家身，何暇將身更為人？」¹⁰⁶反面運用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情流露的〈哭十五章〉，這連續十五首的悼子詩中，「哀哉天喪予」是熟讀孔孟之例證；「跬步不可行」語出《荀子·勸學》（《大戴禮記·勸學》）；「高吟關關雎」傷憶早夭之兒學《詩》情狀；「汝母孝且慈」是以「孝慈」為女性美德；這一組天倫親情濃厚的詩作，呈現出稼軒以「儒」治家的氛圍。

稼軒特別喜愛梅花，詩題僅數首為牡丹、芍藥¹⁰⁷，其餘花之詩作均為賦梅、詠梅：「靈均恨不與同時，欲把幽

¹⁰³ 〈論稼軒詞於瓢泉時期對莊學思想的接受與體會——兼論其中所呈現之生命意態〉，《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3期，2010年4月，頁200。

¹⁰⁴ 〈和周顯先韻其二〉，第一冊，卷一，頁12。

¹⁰⁵ 〈送別湖南部曲〉，第一冊，卷一，頁13。

¹⁰⁶ 〈有以事來請者，效康節體作詩以答之〉，第一冊，卷一，頁16。

¹⁰⁷ 〈同杜叔高、祝彥集觀天保庵瀑布，主人留飲兩日，且約牡丹之飲二首〉、〈林貴文買牡丹見贈至彭村偶題〉、〈和趙茂嘉郎中雙頭芍藥二首〉，第一冊，卷二，頁143、151、159。

香贈一枝。堪入離騷文字否，當年何事未相知？」¹⁰⁸認為屈原堪媲梅的高潔；「從今數到七十歲，一十四度見梅花。」¹⁰⁹稼軒不數算其他的花，只數算能見著梅花的年歲，足見梅花在稼軒心中的份量；〈和吳克明廣文賦梅〉：「十頃清風明月外，一杯疏影暗香中。遙知一夜相思後，鐵石心腸也惱翁。」¹¹⁰〈和前人觀梅雪有懷見寄〉：「滿眼梅花深雪片，何人野鶴在雞群？」梅的孤高，梅的清冷，是詩人的嚮往，也是內心的呼應。梅的不隨俗，梅的堅持，正代表儒家君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東家昨夜梅花發，愧我分他一半香。」¹¹¹一樹梅花的幽香，被詩人分去一半。「空谷春遲懶卻梅，年年不肯犯寒開。怕看零落雁先去，欲伴孤高人未來。」¹¹²替晚開的梅花找理由，稼軒筆下的梅花甚是多情。

在一些寫景的詩作中，隱隱流露儒者頂天立地、儒家經世濟民的精神。「正直相扶無依傍，撐持天地與人看。」¹¹³描寫三座相連山峰，隱含對「正直」、「頂天立地」此種人格特質的欣賞。稼軒「詠雪」，只因「農事勤增國，明年喜可知。」¹¹⁴完全是憂國憂民的情懷，並未描述任何雪景之美。〈新居上梁文〉也有如此句子：「拋梁東，坐看朝暾萬丈紅。直使便為江海客，也應憂國願年豐。」¹¹⁵可與前述諸詩相參照。「萬事推移本偶然，無虧何處更求

¹⁰⁸ 〈和傅巖叟梅花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二，頁 104。

¹⁰⁹ 〈書清涼境界壁二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85。

¹¹⁰ 第一冊，卷二，頁 124。

¹¹¹ 〈和郭逢道韻二首其一〉，第一冊，卷二，頁 145。

¹¹² 〈和趙茂嘉郎中賦梅〉，第一冊，卷二，頁 157。

¹¹³ 〈江郎山和韻〉，卷二，頁 198。

¹¹⁴ 第一冊，卷一，頁 38。

¹¹⁵ 第二冊，卷五，頁 420-421。

全？」¹¹⁶上一句否定了佛家的因果，重點更在於下一句的表達：自己問心無愧，德行未曾有虧。

稼軒自金歸宋的「歸正人」身分，是他不獲朝廷信任的一大因素；但他對諸兒考科舉是諄諄期勉：「不見三公後，空長七尺強。明年吏部選，梅福更仇香。」¹¹⁷希望孩子中舉後保持崇高氣節，並當個解民倒懸的好官，而非為了個人利祿，范開〈稼軒詞甲集序〉曾言：「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¹¹⁸這顯然也是他對子孫的期許。〈第四子學春秋，發憤不輟，書以勉之〉一詩，言自己已入暮年，「心如入定僧」，勸勉辛穰「要學仲舒能」，如漢大儒董仲舒般「三年不窺園」，頗有世代交替意味。〈題前岡周氏敬榮堂〉〈贈申孝子世寧〉諸詩，均表明稼軒讚賞恪守孝道的美德。

仕閩之時，與理學宗師朱熹交遊，與之同遊武夷山，作〈遊武夷作權歌呈晦翁十首〉，一連十首作品，對照朱熹的十首〈九曲權歌〉，顯然是透過作品對晦翁致敬。稼軒寫給朱熹的賀壽詩云：「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歷數唐虞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¹¹⁹對朱熹的人格與地位給予極高的評價。稼軒與呂祖謙為好友，有〈祭呂東萊先生文〉。與陸九淵之兄陸九齡往來，亦推崇陸九淵本人，〈玉真書院經德堂〉：「平生經德幾人知？莫忘當年兩字師。」¹²⁰這些與稼軒相往來的理學家也都是

¹¹⁶ 〈和趙直中提幹韻〉，第一冊，卷一，頁 40。

¹¹⁷ 〈聞科詔勉諸子〉，第一冊，卷一，頁 60。

¹¹⁸ 辛更儒：《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50。

¹¹⁹ 〈壽朱晦翁二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79。

¹²⁰ 「經德」堂名乃陸九淵取諸《孟子》，見第一冊，卷二，頁 147-149。

心懷恢復志業的。「事出肺肝人易見，道如飲食味難知。」¹²¹以「飲食」喻道乃理學家之常言。理學家邵雍於〈伊川擊壤集自序〉說自己作詩「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¹²²而稼軒明言自己喜愛邵康節詩，〈讀邵堯夫詩〉：「飲酒已輸陶靖節，作詩猶愛邵堯夫」¹²³。〈書停雲壁二首其一〉也說：「學作堯夫自在詩，何曾因物說天機？」¹²⁴邵雍於〈伊川擊壤集自序〉開頭寫道：「伊川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¹²⁵這便是稼軒嚮往的「自在詩」，他寫詩是如伊川翁般「吟詠情性」的「自樂」，不是寫給別人看的。

稼軒最終仍以士大夫的進取自許：「舊日醉吟渾不管，如今節物總關心。」¹²⁶此詩乃知福州時所作，表現出擔任地方官的積極任事態度。〈讀語孟二首其一〉：「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說無生更轉誣。要識死生真道理，須憑鄒魯聖人儒。」¹²⁷在生死觀念上，稼軒是全然的儒家信徒，另有詩曰：「大凡物必有終始，豈有人能脫死生？」¹²⁸也是同樣的印證。〈書停雲壁二首其二〉：「萬事隨緣無所為，萬法皆空無所思。惟有一條生死路，古今來往更何疑。」¹²⁹稼軒於佛法中領悟的是無為無思，似是十分消極

¹²¹ 〈諸葛元亮見和復用韻答之〉，第一冊，卷二，頁 170。

¹²² 《伊川擊壤集》，四部叢刊初編本第 882 ~ 885 冊，景江南圖書館藏明成化刊黑口本。

¹²³ 第一冊，卷二，頁 94。

¹²⁴ 第一冊，卷二，頁 109。

¹²⁵ 同註 102。

¹²⁶ 〈郡齋懷隱庵二首其一〉，第一冊，卷一，頁 83。

¹²⁷ 第一冊，卷二，頁 115。

¹²⁸ 〈偶作三首其三〉，第一冊，卷二，頁 209。

¹²⁹ 第一冊，卷二，頁 110。

；那麼，人可以肯定什麼？有哪一條路好走？詩人能肯定的只有生通往死——這條人生唯一的路；因此人也只有在生時奮鬥，方不辜負此生。「屏去佛經與道書，祇將語孟味真腴。出門俯仰見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¹³⁰稼軒以佛道為修行途徑是不爭的事實，但那樣的路似乎使他無法頂天立地，只有孔孟儒家才是他心中唯一的坦途。其名作〈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意義與此相發，「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¹³¹稼軒雖值六十六歲高齡，內心的壯志仍無一分稍減。晚年的示兒詩云：「安樂常思病苦時，靜觀山下有雷。十千一斗酒無分，六十三年事自知。錯處真成九州鐵，樂時能得幾絢絲？新春老去惟梅在，一任狂風日夜吹。」¹³²勉子孫居安思危、謹言慎行；自己這一生錯多樂少，但仍如梅樹一般堅挺不摧。六十四歲於新年賦「癸亥元日題克己復禮齋」一詩¹³³，以「仁」自勉，儒家作為稼軒的人生準則與依憑，昭昭可見。

開禧二年（1206）韓侂胄北伐兵敗，有將領綁縛同袍獻給金人以求降，最後奉旨下獄，丟了性命；稼軒聞之作詩感嘆：「榮華大抵有時竭，禍福無非自己求。記取山西千古恨，李陵門下至今羞。」¹³⁴凸顯稼軒認為人一生最重要的是氣節，警惕世人別讓後代蒙羞。人生晚年之〈偶

¹³⁰ 〈讀語孟二首其二〉，第一冊，卷二，頁 116。

¹³¹ 第五冊，卷一五，頁 1818。

¹³² 〈感懷示兒輩〉，第一冊，卷二，頁 179。

¹³³ 《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樞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然據辛更儒考證，遊武夷山事約當紹熙三年（1192）稼軒赴任福建提刑之時，而此詩題「癸亥」為嘉泰三年（1203），差距十年之久。

¹³⁴ 〈丙寅歲山間競傳諸將有下棘寺者〉，第一冊，卷二，頁 188。

作三首〉尤能表明心跡：

其一

兒曹談笑覓封侯，自喜婆婆老此丘。
棋鬥機關嫌狡獪，鶴貪吞啖損風流。
強留客飲渾忘倦，已辦官租百不憂。
我識簞瓢真樂處，詩書執禮易春秋。

詩中強烈表達與世無爭的想法，不僅不欲下棋鬥智，連鶴鳥大口吞食都被詩人認為有損形象；稼軒只願如顏回般讀聖賢書，自在終老。

其二

一氣同生天地人，不知何者是吾身。
欲依佛老心難住，卻對漁樵語益真。
靜處時呼酒賢聖，病來稍識藥君臣。
由來不樂金朱事，且喜長同壟畝民。

此詩談到老莊的「氣」、說到「佛老」，雖然「欲依」，但終究感到迷惘而無法依靠；「不樂金朱事」說出晚年屢次辭官不赴的理由；喜與漁樵語，願長作農夫的心志，儼然淵明再現，亦完整符應了「稼軒居士」的稱號。

其三

老去都無寵辱驚，靜中時見古今情。
大凡物必有終始，豈有人能脫死生？
日月相催飛似箭，陰陽為寇慘於兵。
此身果欲參天地，且讀中庸盡至誠。

本詩化用老子「寵辱若驚」，言自己已然參透世情；然光陰似箭，日月偷換，人終有一死，無人能超脫，這意義同於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稼軒全然不慮佛教輪迴之說，只願讀《中庸》以盡至誠之心，求此生問心無愧。而此三首詩中「箪瓢」、「至誠」諸語，據鞏本棟言，亦是理學家習見的話題。¹³⁵

門人范開為稼軒詞甲集作序即言：「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¹³⁶稼軒歿後，文人劉克莊〈辛稼軒集序〉又道：「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公所作，大聲鐘鞳，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¹³⁷南宋遺民謝枋得〈辛稼軒先生墓記〉亦云：「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¹³⁸凡此言論，均是稼軒一生為國為民的儒志明證。

七、結論

稼軒詩之風格可別為兩類，一類旁徵博引、句句有典，如第二節所引之〈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去顛石〉；一類造語平淡、情真意摯，這一類詩作特能反映稼軒的思想，已

¹³⁵ 詳見鞏本棟：〈作詩猶愛邵堯夫——論辛棄疾的詩歌創作〉，《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104。

¹³⁶ 辛更儒：《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0。

¹³⁷ 同上註，頁101-102。

¹³⁸ 同136註，頁117-118。

見於前三節敘述；兩類皆似信手拈來，自然天成。即使典故繁多，呈現比興少而理趣多的宋詩特色，仍是情景兼具，畫面豐富，如〈和前人韻二首其二〉：

茶瓜不作片時留，又向悠然作勝遊。
花徑似經新掃灑，竹林喚起舊風流。
天教有象皆楷寫，世已無書可校讎。
長日苦遭蟬噪聒，杖藜擬訪澗泉秋。¹³⁹

「茶瓜」、「花徑」均出自杜甫詩，「悠然」為友人之閣名；「竹林」代表竹林七賢，「有象」乃張九齡詩，「長日」一句亦出自杜詩「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澗泉」乃稼軒友人之號。¹⁴⁰僅一首七律便有七個古今典故，懂得典故的研究者能析出背後的涵義，不懂典故的普通讀者一樣也能體會一個歷經人世滄桑的老者心境，看見稼軒心中的那片風景。

回到造語平淡、情真意摯——也就是「語拙意真」的那一類詩，從這些詩中看出的稼軒思想面向，詞一樣都有，不同的是，稼軒的詩不像詞那般傾注對家國命運的關心，主要在於抒發自己進退之間的體悟與感慨，¹⁴¹這也是他不得不為詩、意欲為詩的原因，在總是一有作為便被調動甚至長期投閒置散的人生境遇裡，詩是一扇能讓他自由呼吸的窗，他不以詩名，他的詩只為自己而寫；若是出現「一

¹³⁹ 第一冊，卷二，頁 185。

¹⁴⁰ 見辛更儒之箋注，第一冊，卷二，頁 185-186。

¹⁴¹ 鞏本棟：〈作詩猶愛邵堯夫——論辛棄疾的詩歌創作〉，《南京大學學報》1999 年第 1 期，頁 106。

味說理，較乏形象，過於直白」的缺點，¹⁴²也是因為這一類詩本為吟詠情性而生，像隨筆，像日記，稼軒並不去費心雕琢它們的文字，這樣的詩成為極其真實的生命展示，向讀者說明了他是如何逡巡於佛道儒三家的思想之中。

至於佛道儒三家，哪一家才是稼軒思想的重心？由詩觀之，稼軒將佛道視為心靈的避風港，前後將近二十年的閒退生涯，使他長期浸淫老莊佛禪的思想；¹⁴³在這段期間，稼軒雖極欲以佛道排遣遭遇之辛坎，佛道卻仍難成為其思想主軸，甚至為其帶來疑惑。而涉及禪佛之詩，往往帶一個「戲」字，¹⁴⁴這多少說明了稼軒對佛教的態度並不那般嚴肅。他終究是想要走在儒家的坦途上，只是到頭來「萬里魚龍會有時，壯懷歌罷涕交頤」，¹⁴⁵抱負未得伸展；而因為時代、環境與他的內心趨向，這個儒家已非單純的孔孟儒家，而是揉合了道家與理學的儒家，這從多首以陶淵明自喻的詩、效法邵康節的詩及詩中的理學氣息可得知。作於卒年的詩句「樂天知命且無憂」，¹⁴⁶語出易經，符應孔子的「知天命」，孟子的「樂天者」，陶淵明〈歸去來辭〉亦有「樂夫天命復奚疑」之句；然「功名此去心是水，富貴由來色是空」¹⁴⁷也是同一詩題下的句子，可以

¹⁴² 同上註，頁 108。

¹⁴³ 楊涵茹：〈論稼軒詞於瓢泉時期對莊學思想的接受與體會——兼論其中所呈顯之生命意態〉一文認為稼軒在思想上對莊學有所接受之關鍵，在於二十年的投閒置散；此觀點亦可運至稼軒對佛教的接受。

¹⁴⁴ 例如〈題福州參泉〉「因戲為偈語二首」、〈重午日戲書〉「萬事有為須有盡，此身無我更無窮。」、〈戲書圓覺經後〉。

¹⁴⁵ 〈傅巖叟見和用韻答之〉，第一冊，卷二，頁 168。

¹⁴⁶ 〈丁卯七月鶴鳴亭三首其三〉，卷二，頁 204。

¹⁴⁷ 〈丁卯七月鶴鳴亭三首其二〉，卷二，頁 203。

說佛、道、儒伴隨他面對憂憤難平的一生，都是他最終的追尋與肯定，只是他的自我認同在於儒家。

稼軒詞風多變，常以華美文句抒發已志不伸的憂憤愁思；與之相較，稼軒詩多數「語拙意真」的清新風格，毫不掩飾地展現其人格特質與思想的多元面向，直接表露自身對佛道儒哲學的想法，讓我們看見其人生的矛盾與遺憾以及內心最深的嚮往，是吾人研究稼軒思想的必要參考。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春秋·李耳著、朱謙之釋、任繼愈譯：

《老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

《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1993年。

宋人合著、傅璇琮主編：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宋·蘇軾、辛棄疾著、顏崑陽選釋：

《蘇辛詞》，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

宋·辛棄疾著、鄭騫注：

《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3年。

宋·辛棄疾著、辛更儒箋注：

《辛棄疾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二、近人專書

辛更儒著：

《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梁啟超著：

《辛稼軒先生年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

三、期刊論文

春辛鐵英著：

〈辛棄疾詩歌探微〉，《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
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10年，頁83-86

釋依空著：

〈稼軒詞中的佛學情境〉，《普門學報》第 25 期，
2005 年，頁 181-207。

高美芸著：

〈理語、瘦語在稼軒詞中的運用〉，《問學》第 3 期，
2000 年 7 月。

程正宇、甘松著：

〈辛稼軒詩心探微〉，《咸寧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52-53。

張馨心著：

〈稼軒詩不如詞現象探論〉，《甘肅社會科學》期
刊，2007 年第 6 期，頁 133-135。

黃全彥著：

〈辛棄疾究竟是不是貪官〉，《中州學刊》第 164
期，2008 年 3 月，頁 202-206。

楊涵茹著：

〈論稼軒詞於瓢泉時期對莊學思想的接受與體—兼論
其中所呈顯之生命意態〉，《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23
期，2010 年 4 月，頁 187-204。

趙曉嵐著：

〈辛棄疾與道家〉，《中國文學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48-53。

鞏本棟著：

〈論辛棄疾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情趣〉，《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第 18 期，2001 年 3 月，頁 91-116。

四、學位論文

蔡惠文著：

〈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之研究〉，新竹：玄奘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碩專論文，文幸福先生指導，2012年。

The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metrical poems of Xin Jia-xuan

Abstract

The writer Xin Qi-ji is famous in Sung-Tsz, but his metrical poems are small in quantity. To explore the causes, in addition to the collected works are missing, the predecessors still have "innately favoritism" and "to abstain from writing poetry for avoiding slanders". Different arguments; while observing the content of his poetry, there is indeed the possibility of deliberately "no poetry." However, Jia-xuan's emphasis on poetry is also evident in his poetic works.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is.

The greater part of Jia-xuan's metrical poetry style is simple and plain, and it is "ungraceful language but real meaning," and he also likes to study Tao Yuan-ming, Shao Kan-gjie, and Bai Ju-yi. He also has a general tendency to reason about Song metrical poetry and uses allusion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cenes and emotions that blend together. When Jia-xuan encounters the difficulties of his career and the fall of his colleagues, he tends to use the metrical poems to convey his sentiments. It is particularly easy to see that he has the three ideological aspects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final analysis, we can find that his self-identity is still Confucianism, nevertheless, Jia-xuan unconsciously integrated Laozi, Zhuangzi, Tao Yuan-ming, and even Buddhist thought.

The value of Jia-xuan's metrical poems lies in the unambiguous display of the diversity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deas, allowing readers to directly se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regrets of his life, as well as his deepest aspirations.

Key words: Xin Qi-ji, Jia-xuan's metrical poems, thought